

• 開拓科學書刊的領域

自從我們的漁船「海功號」到南極去撈捕磷蝦後，「南極」一詞，頓時流行起來，無論廣播、電視、乃至於報章雜誌，時時都談到這個題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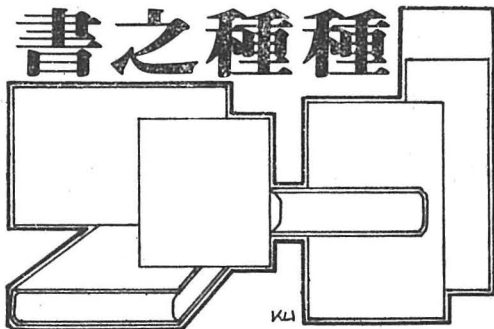
可惜的是，談來談去，依舊圍着海功號的作業打轉，而且大多也僅僅於通俗性、綜合性、新聞性的刊物中出現，到目前為止，還沒有見到一家出版社推出一部有系統的、圖文並茂的，有關「南極」的科學性書籍。而海功號的南極圈之行，依撰稿時間為準，眼看就要期滿回國了。

從海功號出航的消息發佈迄今，已經至少有三個月了。三個月的時間，就籌備一本書而言，也許略嫌倉促。但是，我們經常也看到，有的所謂熱門書，也就是比較合於大眾脾胃，能夠滿足一般人一般好奇心的暢銷書，從外國文翻過來，再加印刷裝訂發行，有的前後僅須個把禮拜的時間。照這個標準的話，三個月，又未免太長了些。

這個現象，帶來了一個疑問：是不是大部份的出版家對於出版科學書刊不太有興趣？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？

有一則消息提到，臺北有一家出版社負責人到水產試驗所接頭，想要買海功號有關南極

書之種種



• 亮軒 •

的一切資料，打算出版一本南極海洋生物書籍。但是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，這一項要求，已經被基隆水產試驗所所長鄧火土拒絕。這家出版社的胃口可真不小，他們要的，包括有南極冰山、流冰羣、鯨魚、磷蝦等等的圖片與文字。

雖然這家出版社的構想並沒有實現，却也給了我們一點鼓勵，讓我們認識到，並非所有的出版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一方面的問題。而且，我們相信，只要有心要出版一本南極方面的書，絕不會因爲鄧所長的拒絕，就此斷了生機。其實，照我們所知的來判斷，即使鄧所長願意給予這家出版社以充分的合作，傾其所有的來滿足他們的要求，恐怕也不敷起碼的需要。我們看，單單流冰羣，或是鯨魚一項，就不是一條試驗船海功號，在短短一個半月的南極外圈作業弄得清楚的。而且，果然基隆水產試驗所有充分的準備資料的話，我們的海功號，也不至於到了南非的開普敦，就要出發到南極圈的前夕，才發現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。這一點，不知道這家出版社想到了沒？也許這家出版社與水產試驗所接洽以前，預先就備妥了一些輔助資料，那麼，單以那些輔助資料，要出一本簡介南極的書，應該不會是太困難的事。如果連這點都沒想到，從開始便以爲可以澈底依靠海功號與水產試驗所的支持成事，那也委實太天真了點。

出版一本科學性書刊，跟出版一本詩集、散文集、短篇小說集等可不同。文學性的書刊，出版成本無論是高是低，尚不至於離譜太遠。科學性書刊的成本可以說是完全沒有限制的，同一個題目、同樣的篇幅，硬是可以天差地別。敷衍塞責，如「幼兒圖書」當然也能充數，但是也能做到無論文字、圖片、表格、最新資料的印證搜集等全都大有來歷的程度。這樣的好書，如美國的「國家地理雜誌」，任誰一眼也都能認得出它的好來。

由此可見，希望在短時間內在我們這兒見到够水準的科學書刊出版社，並不是簡單的

事。

不過我們依然相信，在國內還是有一些人，他們擁有較充裕的資金，並且希望藉着出版物為媒介，對於社會國家能做點有益處的事。以目前的出版界看來，仍不免有搶書出的現象，好像天下的作家只有那幾個，天下人愛看的書，也只有那幾種。這不但是基本認識的大錯，而且，如此的惡性循環下去，又是害人又害自己。最好的方法，便是把眼光放開放遠，改弦更張，不再把出版物的範圍局限於狹義的，甚或不正確的「文學」「文藝」之中。資力雄厚、調度方便的出版者，尤其可以在「文學」「文藝」之外一試身手。我們不能再以為科學、音樂、藝術等類型的書刊，是僅屬於少數人的東西。在教育普及、生活水準提高、各種傳播媒介日益便捷的現代，任何知識，只要深入淺出，圖文並茂，照樣會受歡迎。這不僅是滿足好奇心，也是需要。

先從翻譯着手，或許比較實際。科學書刊的出版，光靠錢也解決不了問題，要有人才，要有器材。利用人家現成的東西轉介到國內來，就可以省一些事。我們已經看到了美國的生活科學叢書、讀者文摘的自然科學叢書，以其精美的印刷、生動的描述，在我們的書籍市場上越來越俏。他們的售價其實是超過我國一般國民的負荷力的。這一類書的譯介、出版，若能由國人自己來，相信應該比他們的售價便宜。科學書刊的市場打開了，有形處固然是發展了科學教育工作，無形處也具備了啓發文、史、哲學新的生機的潛能。我們盼望，就在最近，我們跨進一家普通的書店的時候，看到的不僅是古代典籍與現代的文章，而是也像歐美的一些已開發國家一樣，店裏頭書的種類琳瑯滿目，包羅萬象。「開放的心靈」，在這種環境中，一定催發得燦爛奪目。

• 擴大圖書館的功能

人性總是被動的較多，於讀書一事亦然。如今仍有許多人常與書本接觸，未必是他們有意的拒絕，只因讀書的機會較少。若要推展讀書風氣，寫文章呼籲不見得有用，所謂「多出好書」也沒有用，人家連書都不看，毋論好書壞書。頂直接的辦法，是推廣圖書館的工作。

現在我們這兒不是沒有圖書館，但確實太不普及。只有幾座有名的圖書館看來還有個樣子。以臺北而論，如中央研究院圖書館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，中央圖書館等，各大學雖然偶見不錯的圖書館，但是不對外開放，更不在討論之列。即使學校以外的圖書館，也有一些問題。第一未必人人能用，第二即使人人能用，也不見得時時能用，本本書都可借。第三如借書的數量、期限、類別等種種限制，也讓許多真喜歡書，急需用書的人望而却步。於是乎，許多圖書館，就變成了中學生考前溫習功課的地方，甚至於許多大學生也不用圖書館，依然丟不掉由中學帶來的習慣。

我們的公共圖書館本來就少得可憐，兼之由於以上的原因，不能充分發揮效能，而如此現象持續了已有二十幾年之久，仍無顯著改進，豈能等閑視之？

只是炫耀幾座限於特殊身份的人才能使用的圖書館是不够的，這個問題要深究，不免會有幾句不好聽的話。政府負責文教推廣工作者，不妨考慮考慮，是否可以統計一下，依我們的人口比例，應該增加多少圖書館？同時也該檢討一下，在此繼承中華道統的一線煙香之地，圖書館缺乏到如此程度，又該如何交待？

圖書館並不是設一座擺在那兒就算數的，這一門的學問，差不多的大學都以專門的科系

，在不斷的加以研究。一座健全的圖書館，固然其藏書是否完備合用是很要緊的，但真正重要的，還是在於圖書的「出借率」。一本再好的書，長年的塵封在書架上，也無異於一疊廢紙。而有的特殊的書，如絕版書、善本書，亦當以全本影印方式，廣為借閱。對於圖書的出借限制太多，不僅是拘束了書本應有的效能，更可能扼殺了許多智慧發展的生機。知識的泉源倘若遭遇壟斷，無論是全面的，或是局部的，於羣體的進步而言，都是極其不幸的事。

要是真能體認到這一點，很多事情的做法，自然就會有所不同，那麼，諸如經費不足，人才難求等可能阻礙推廣工作的理由，也不致於被隨意的引用搪塞了。

就是做到了人人可借的標準，圖書館的責任依然未了。在圖書館管理人員方面，還可以有進一步的要求。一位真正稱職的圖書館從業者，要是每天面對着成千上萬的圖書，竟沒有什麼人來借，他應該覺得羞恥。就為百貨公司內的售貨員，賣不出東西，固然未必影響他的薪資，但他一樣覺得難受。因此，圖書館從業者還要主動的設法使大家肯來借書看。一般來講，都用上了「公佈新書名單」的辦法。凡是新添的好書、新書，都列表張貼，讓大家知道。這是最起碼的推廣方法，其實還有很多進一步的事可做。

僅就新書來說，我們還可以問，有沒有作者簡介？有沒有內容摘要？有沒有研讀指南？有沒有批評索引？諸如此類的工作，要是能够做得澈底，「新書書單」一項，便能彙集成冊，斐然可觀。發行到市場上，並據之與世界各大圖書館交換資料，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親近書、使用書。

其他可做的事還是很多，譬如說，對於偏遠鄉鎮，以流動圖書館來推展讀書風氣，這一點美國、日本都做得很好，有心人不妨藉之參考。在館內設置長期顧問，為讀者解決一般性的問題，指導圖書使用方法，這一點至少大學圖書館中應該實施。定期的舉辦專題演講、討

亮軒的書

一個讀書的故事

每冊30元 書評書目出版社

石頭人語

每冊32元 浩瀚出版社

亮軒的秋毫之見

每冊40元 聯亞出版社

在時間裡

每冊45元 領導出版社

論會，要是經費許可，還可以用函授的方法幫助大家讀書。私人捐款興建、充實圖書館的風氣亟待推展。這也並不是出些錢買些書就能算數的，必須有完整可行的制度，務求把這些書借出去。民間團體可以考慮以「俱樂部」方式，實施會員制，漸成規模後，可邀請作者、專家、學者、批評家等參與活動。已經有少數出版社開始了這樣的工作，不過恐怕到了後來又流於生意經，彼此都該提防，免得像許多「書展」一樣，立意至佳，却落得狼狽不堪的結果。在閱讀風氣推展方面，我們可能還談不上起步，因此，也特別的大有施展機會，希望負責的、有心的，都能認真的想一想、談一談，儘早付諸行動。